

明慧週刊

來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 在正法修煉中修成新宇宙正覺

《明慧網第二十一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稿件（七）》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www.minghui.org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 <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 VPN: <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 <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 <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

明慧网举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七日开始，十九日结束。敬请各地同修们关注，比学比修，更精进，快提高，多救人。

目 录

◆明慧网第二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七）

错过的路 师父给从新铺平	3
人资部经理的职业生涯回顾	8
正念破除监控与骚扰	17
在背法中升华心性	23
关心和营救被迫害的同修	30

被关押的地方天天坐在监狱大门口去要人。当时又是数九寒冬的天，有时天下着雨夹雪，她还是照样坐在冰凉的监狱大门口地上要人。她多次被里面有良知的警察看见，劝她回家，她还是不愿离开。

她这慈悲的胸怀、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感天动地。劳教所里面的领导和警察们立即同意放阿霖。

这时即将过年了，可是阿霖的户口所在地的人员不接纳，怎么办呢？营救小姐的同修就和阿霖的妈妈商量，到她老家给那里的“六一零”人员讲真相。阿霖的妈妈通过这几个月和同修整体配合营救儿子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身心的改变很大，立即说：“行。”

于是，我们有两位同修跟随阿霖的妈妈乘车到了他们当地。阿霖的妈妈到一位同修家里去，正好几位同修在学法，听说我们要接阿霖回家，就是需要当地“六一零”出面去接阿霖，而且是我们外地同修大老远赶到他们当地“六一零”办公室去讲真相，当地同修立即就找各自认识的同修，配合我们到“六一零”所在地周围发正念，加持我们。

我们来到“六一零”办公室，以阿霖的亲戚身份出面，给“六一零”人员讲了阿霖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为什么多次被迫害都不放弃信仰。“六一零”人员听了很受感动，当时就同意在一个星期之内去接阿霖。一个星期后，阿霖就平安的回家了——本来是三年劳教，三个月阿霖就走出了劳教所，解体了旧势力对他的邪恶安排。

通过阿霖的事情，他母亲当地的同修也受到了鼓舞，走出来，做好三件事的同修越来越多。

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谢谢师父给予弟子们这样实修的机会！▲

同修们就在黑窝的附近租了一处房子，才又去和阿霖的妈妈商量。他的妈妈看到同修们为了营救她的儿子无私的付出，很是感动，并且看到所租的房子离她自己的所在地很远，就愿意到出租房去居住。那时他们当地没有一个同修愿意出来配合阿霖的妈妈。我们这儿的同修就立即安排同修与他的妈妈同吃、同住、同学法、同炼功，并且经常开小型交流会。开始，他妈妈不敢跟同修去救儿子，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和同修整体配合的正念场，她受到很大的鼓舞。

特别是有一次，我们当地两位女大法弟子进入黑窝内，直接找到一个姓刘的大队长，要求他放人。当时，阿霖已被他们迫害的神志不清，见到我们大法弟子时，大喊大叫。警察还说他吃大小便。

当时我们到现场去营救的同修看到阿霖被迫害的情景，心里很难受，很焦急的要求刘队长他们放人，交涉中，我们其中一个同修由于心急，说了一句不当的话，引起了刘队长背后的邪恶因素控制着刘队长，叫嚣着要把我们这两位大法弟子抓起来。结果立即来了十多个警察把我们两位同修围住。当时两位大法弟子正念很强，立即要求放人。外围的大法弟子也在高密度发正念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正邪较量，解体了邪恶的因素。这两位大法弟子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堂堂正正从黑窝走出来了。

阿霖的妈妈和我们全部同修听到此事后，受到很大的鼓舞。越来越多的同修走出来，到黑窝附近发正念，加入营救同修的整体。特别是阿霖的妈妈找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和她自己的怕心、为私为我的心：同修能为我儿子无私的付出，而我这个当母亲的却不敢去营救自己的儿子，我怎么对的起师父呢？！我要跟同修一起去营救儿子。

后来阿霖的妈妈能在法中归正自己，独自一人到阿霖

错过的路 师父给从新铺平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在现实中，人们常说错过的路没有机会再走，可是我因为被中共邪党迫害而错过的那段路，师父给我安排了从新走好的机会。每当想到这，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无以言表。

一九九七年十八岁的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二十七年过去了，我已从少年成长为中年。回首走过的每一步，都满载着师尊的巨大付出和慈悲看护。

由于中共邪党毫无理性的迫害，我刚离开大学校门不久又被工作单位强迫开除，失去了优越的工作，亲身经历了中共警察特务的长期酷刑折磨和精神洗脑，又被判重刑扔进中共监狱。因此在离开校门步入社会的这一环节，我的正常人生轨迹完全被切断了。

从修炼的角度，我知道是自己心性有漏、有业力，可是无论经历了什么，我从未失去对师父和大法的坚定信念。我更知道，自己遭罪是小事，影响众生得救是大事，因此无论在哪里，我都尽最大努力展现自己阳光的心态，证实大法的美好。即使在中共监狱黑窝内，我依然昂首挺胸、不卑不亢面对所有的人。

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怎样才能尽最大努力弥补由于我的被迫害而造成的损失呢？从监狱黑窝回到家中，我已是中年，在人看来我失去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几乎失去了人中的一切。我心里很明确，本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是为了这些来的，我对这些已不执著。可是毕竟没修

成之前还要在人中生活，那就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才能更好的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才能走正路啊。慈悲的师父看到我这一念是为他的，早就给我铺平了一条让我从新走好的路。

下面我把结束冤狱后，从新归正自己、走正路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并与同修交流。

一、从新溶入社会 开启正确的修炼路

恢复人身自由后，一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二是为了让家人不再担心，我很快找到一家个人小店打工，是个体力活。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不怕吃苦，尽最大努力把活干好。对于刚刚回来的我，也真是在这份工作中吃了不少苦。坚持干了两个月，没给一天休息，老板说他还有很多外债，也没给我工资，只给了几百元钱。我想老板既然有难处，我也不为难他，但是我在这里既挣不到钱，又不能很好的学法炼功，不能再干下去了。

一个看似偶然的机，朋友介绍我去了一个和我大学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单位，每周有一天半的休息，节假日也有正常休息，每天基本就一上午的活，下午呆着，工作环境舒适优越，单位提供免费午餐。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既能工作又有时间学法，我很珍惜。我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和同事们相处的很好，善待每一位患者。无论遇到领导的无理刁难，同事的有意排挤，还是患者的蛮横纠缠，我都知道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当时感觉每天都有提高心性的事情发生，每天都在法中有所提高。

有一天上午，工作结束后我正在给操作间通风，看到地上有一个金闪闪的圆东西，拿起来一看是李子那么大的一个金项链的坠子，沉甸甸的，里面的每一个花瓣都是实心的，一看就很值钱（过后听说值将近一万元）。我想，患

吊铐、不许吃饭、不许睡觉、关过“雷峰塔”等酷刑，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

这次他被送往劳教所，车开进劳教所后，车门刚打开，他就跳下车，想逃出劳教所，不想再遭邪恶的迫害。可是，在他跳下车、脚触地时，一只脚胫骨和后跟严重扭伤，动弹不得。在场警察不顾他脚的伤痛，把他拖进监区，不给吃、不给喝，还强迫他出工、挑粪浇菜。

我们本市大法弟子得到消息后，立即到黑窝附近发正念。在这次发正念中，我们有开天目的同修，看见一个景象：在山上发正念，山上一片红，见天空有神仙出现，好像他们也在发正念。山下也有发正念的同修，可是山下天空一片雾茫茫的。同修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受震动，原本不愿上山和有怕心的同修立即归正自己，都愿意上山了。为了安全，协调的同修把同修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上山。有陆续从黑窝出来的同修说，外边的同修一发正念，他们就感觉到监狱的环境宽松了一些，警察坏人没有那么恶了。

另外，我们就想办法找阿霖的家人，可是找阿霖的家人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不认识阿霖和他的家人。我们参与的同修们，先静下心来学法，在法上认识，我们为什么要营救同修。因为阿霖的妈妈和他的亲戚们都在远郊，离我们主城区很远，再加上我们不认识，我们找出了自己怕麻烦、怕苦、怕累、怕耽误时间影响自己的修炼等等。我们立即在法中归正自己。这一下真的是柳暗花明，师父帮我们了。就有同修介绍了一个阿霖妈妈所在地的同修，这样很快就和阿霖的妈妈认识了。可是，他妈妈被阿霖多次遭受的酷刑迫害经历弄怕了，他妈妈不敢出来和当地的同修接触，怎么办呢？

只有师父才能救他。我们就和阿霖被非法关押的黑窝所在地的同修联系，得到当地同修大力支持和配合。

弟子。起初张警察不接受，推脱他们的责任。我就严肃的指出阿民在严重受伤的情况下，你们收了监，就是你们的责任。他无话可说，才答应给监狱领导汇报给予阿民治疗的问题。

这时，阿民也知道我是同修，他的正念也起来了，一会儿，把家人带的东西特别是熟鸡蛋一口气全吃完了。

一个月之后，我们又同他的父母亲去看阿民。这次，还是我们三位，跟随阿民的父母亲进了监狱。同样的办公室，同样的场地，阿民来了，还是从地下道一拐一瘸的走上来。我一看，阿民面带微笑、精神抖擞的走到办公室来了。看到我们，阿民就说另一个同修被迫害的情况，边说边坐到板凳上。当时他以为我没有听见，就拉了我的手一下，说：“你听见没有？某某同修被他们单独关在一个房里，关上门，在迫害他。”我对他说我听见了，他才放心了。

我们回来后，赶紧告诉那位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他的家人就及时到监狱去看同修，减轻了迫害成度。

二、两地同修放下执著 配合营救

阿霖同修是学医的，毕业后，在我市某区一个医院当医生。一九九九年以前，他有幸得大法，得了大法后，他对工作更兢兢业业，按照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拒收任何病人的红包，做一个更好的人。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发动对大法的迫害，他多次被非法劳教、关洗脑班、判刑，工作被剥夺，处在无家可归、四处漂流之中。

有一年，阿霖在出租屋再次被绑架，再次被非法劳教三年。这个邪恶黑窝劳教所在我市一个郊区山上，在那里非法关押过我们上百名大法弟子，被迫害死的大法弟子也很多。阿霖前几次被非法关押时，曾被铐坐老虎凳、遭电击、

者丢失了这么贵重的物品一定很着急，我第一时间把情况告诉了领导。恰好此时那位患者和家人正在领导那里为此事焦急万分，很多人都在劝她，认为一上午这么大的人流量，找到的希望很渺茫。当患者听说我捡到并主动归还，她和家人很感动，亲自给我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二、毕业二十年 重考执业资质

因为我刚刚参加工作就被邪党强迫开除，所以没有考取本专业的资质证书，现在即使从事相关工作也只能做一些很低级别的辅助工作。在这个岗位工作了一年后，我很快考取了这个岗位的技术资质证书，对于我当时的条件，这么快就考取也是让很多人佩服的。但是就我大学本科毕业的学历来说，应该对应更高级别的执业资质证书。于是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有学历，就应该考取执业资质证书，这样不是能更好的证实大法吗？

我把想法告诉身边熟悉的人，关系较密切的朋友劝我：“你二十几年未从事过本专业，现在年龄又这么大了，你知道现在这个资质有多难考吗？还是别受那个累了。”还有的说：“你现在多大岁数了，你不知道吗？参加这个考试的大多数是二十几岁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或者是正在就读的研究生，你能考过他们吗？”也有的说：“愿意考就试试呗，但考过的希望不大。”

我自己衡量了一下，觉的具备条件。虽然年龄大了，二十多年未从事本专业，且刚结束多年的冤狱，但我头脑清晰，身体状态好，看着比实际年龄小十来岁。我把基点摆正，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是为了更好的证实大法，更好的让家人和亲朋好友看到希望。

慈悲的师父又为我安排好了一切，在报名及备考的过程中，一路总是在不同时间出现不同的人 and 事帮我解决难

题。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女孩，她去年考过，所以很熟悉整个过程、如何报考、如何复习，她都很热情的告诉我，每一步都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还有人给我找到合适的学习地点。

尤其是在临近考前的一个月，看似偶然的机会在网上遇到一个只收四百元的考前冲刺班，我跟着班级的安排，这一个月下了很大功夫。但是无论再忙我都坚持每天的学法、炼功。

现在回想备考的日子，尤其最后一个月，很多一起备考的年轻人，都被巨大压力折磨的每日要靠安眠药才能睡一会觉，有的人严重到每日吃抗抑郁的药。考试那两天真热啊，而且其中一天是连考三科，最后一天下午是一点多进入考场后，直到晚上六点半才让出来，强度非常大，人的体力和脑力支出超负荷。很多考生不得不在考前吃兴奋剂、吸氧，在考场上喝红牛、吃巧克力才坚持考完，我还看到一个考生在考第三科前休克被救护车拉走了。

备考过程中，我按照修炼人的心态看问题，累了困了就炼功，心态实在焦虑就发正念。那两天除了感觉有些热，一点也没感觉到累，很顺利的完成了两天的考试。考完后，走出考场那一刻，看着身边一群群二十几岁的学生，我感到自己已经胜利了，觉的通过考试没什么大问题。按照惯例，每年都要至少三十天后才能公布成绩，在等待的日子里，也有心态波动的时候，我都及时调整，告诉自己要信师信法，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要执著结果。

考完试后二十几天的一天早上，我如往常一样给师父摆上水果，叫母亲同修和尚未完全修炼的父亲一起来叩拜师父，并没想考试的事。八十几岁的父亲跪地给师父磕了三个响头，我都听到响声了，很清晰。父亲跪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说：“李老师，您好，您吃水果吧，是孩子买的。

但为时已晚，造成阿民终身残疾。就是这样，阿民还被非法判刑四年，送入监狱关押折磨。

为了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减轻同修的压力，在本地协调同修安排下，我们组成了营救小组。大年初一那天，同修来到了阿民的父母亲家，接阿民的父母亲到监狱去看望阿民。由于中共邪党对阿民的多次迫害，父母亲也受到重大的伤害，特别是他父亲，当时六十岁出头，看上去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走路一摇一晃，象个八十岁老人。

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租到一部比较豪华、能坐十一人的轿车，来到阿民被非法关押的监狱。我和另外两位同修及阿民的父母进监狱，其余同修在监狱外发正念。

阿民被非法关押的监区在半山腰中，我们一进监狱，就感到牢狱阴森森的恐怖，警察又恶狠狠的。我们立即请师父加持，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操控警察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大约等了半个小时，阿民从地下道慢慢的一拐一瘸的走出来，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防寒衣，背后跟着一个警察。阿民的父母亲知道我们和阿民互相不认识。他母亲很机灵的叫着阿民的名字说：“你姨妈、舅舅来看你了。”

阿民来到办公室，我一看，当时的阿民还不到三十岁，可是，多次的迫害和各种酷刑的折磨，使他看上去近五十岁的样子。阿民脸色苍白，眼睛盯着警察，不敢动，也不说话，身体微微发抖。有板凳，我叫他坐，他也不敢坐。他父母亲给他带了吃的，他也不敢吃。特别是过几天是他的生日，给他带了一些熟鸡蛋，叫他吃，他也不敢吃。

当时我的心很难受，眼泪差点流下来了。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把警察调走。一会儿，一个警察的手机响了，他接完手机，就走了。剩下一个姓张的警察，我立即给他讲真相，并询问阿民的情况，希望他与他们领导能够正确善待大法

关心和营救被迫害的同修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慈悲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感谢每年在明慧网举办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给我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相互不认识的情况下，通过法会的一篇文章，找出不足，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同修们的正念正行、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在这二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之际，把我们在营救同修、整体配合、提高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一、一月之隔 同修大变样

阿民（化名）同修是研究生毕业，在我市一所重点大学当老师。阿民有幸在一九九九年以前得大法，身心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大法很坚信。在中共邪党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中，阿民为了维护大法，一次次的走出来向世人讲真相、救众生。他多次的被非法劳教、关洗脑班、判刑。

在某一年，阿民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入他父母居住地的看守所，且不让他父母亲与他见面，他遭受到各种酷刑折磨。一天晚上，阿民起来解手，把腿骨摔断，站不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监室的牢头和警察说他是装的，叫两个在押人员在他腿上轮番踩踏。阿民痛的撕心裂肺，昏死过去。在这种情况下，看守所的警察还说他是装的，不给治疗。几天过去了，警察看阿民真的动弹不得。他们怕承担责任，才拉阿民到监狱医院做手术，用钢针固定上。

请李老师保佑孩子的考试顺利拿证，找个合适的工作，正常生活。谢谢李老师了，您辛苦了！”我没想到他会那样说，当时很感动，但是又觉的父亲是不是太“执著”了？可是在他的境界中，这是他的真心。

更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就公布成绩了，这么多年来，头一次在考试后二十几天就公布成绩的。我不仅过关了，而且比通过分数线高出四十多分，对我来说真的是超常发挥了。

看到成绩的那一刻，我没有了激动和欣喜，有的只是对师父和大法的更加坚信和感恩。对关心我、帮助我、正念加持我的同修们的最诚挚的谢意。我当时想一定把这些化为精进的动力，做好三件事。

第二天早上我把成绩告诉了父母，我们三人再次跪拜叩谢恩师。家里的亲朋好友听说后，也都很高兴。对于我来说，我深深的知道，这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做，师父为我铺平了一条让我从新走好的路，让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我的身上成为了现实。

此生能遇师尊普度，能遇大法洪传，是万幸中的万幸。再次感恩师尊、感恩大法，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才能不负师恩。合十。

人资部经理的职业生涯回顾

文：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前不久，我在区人力资源协会的同行中做了一次业务分享，主要内容是对我所在的民企J公司的企业文化进行提炼和总结，并重点分享了我作为HR经理对企业文化的践行，算是我退休前的一次总结与谢幕。在我看来，这只是一次很普通的分享，然而在场的HR同行听后，都异口同声的给予了高度评价。

事后，一家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HR）经理特意给我打电话，真诚的对我说：“C姐，你在HR管理方面达到的高度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是什么力量能让你这么优秀，这么有爱心，能将HR工作做的如此扎实和感人？”我沉吟片刻，告诉她：“如果真的如你所说的这样，这是因为我有信仰！一个心中有神的人，做事的基点可能不同吧。”

二零零零年，我因为坚修法轮大法被从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的重要岗位上非法开除，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在我离开原单位之前，一位关心我的领导痛心的说：“你会后悔的！”他为我离开舒适优渥的环境后不得不面临的颠沛流离而担忧。

我义无反顾的踏上了“云游”之路，先后经历了几家民企，历经了各种魔难。对于我来说，只要我还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有师父管着我，我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因为我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我需要独立将孩子抚养成人，并给她良好的教育，所以我必须有与自己素质和能力相称的职位及待遇。

二零一零年，我的职业生涯迎来又一次转机，我给J公司投递了简历。J公司是我们当地颇有名气的民企，老板在业界口碑很好，据说企业文化也不错，薪资待遇及发展空

去让我很意外，严管队队长说：“不会‘转化’你们，不让你们写‘三书’，你们就是别起事就行。”但以后被送来的学员，他们又威胁恐吓，逼写“三书”。

在被非法劳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背法，一直背到晚上休息，躺在床上我还背。虽然每天干点活儿，但不影响我背法，甚至看电视也不影响我背法。一年半的时间《转法轮》背了二百零八遍。那时感觉自己溶在能量中，身体的变化也非常大，有时能量的运动都体现到表面来，那个力量还挺大，以前眼前只有两个圆圈似的东西，出狱时已经数不过来了，茫茫一片。我在里边时，没有狱警打过我，也没有狱警骂过我，队长曾经拿电棍电我，但没有电，他就气急败坏的走了。他们都知道我在背法，但没人管，也没人提。用狱警的话讲，你该做的都做了。

在我流离失所的几年里，我独自一人，除了简单的吃饭、睡觉，每天时间都是背法、抄法、发正念、讲真相，有段时间一天背六讲，一个月背了二十遍。背法中消去了孤独与寂寞，有时年、节，我都是一个人，对外界的氛围、对人世间的一切，毫不动念，感觉一个人很好：背法伴我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背法时我用“神韵”来参照，背法从内心要敬畏、感恩与净心，从形式上也要努力达到准确。背法时每一页、每一段、每一字，还有标点符号都要准确。

背法的过程使我生命体系得到了升华，对于旧宇宙中的一切无欲无求，唯要大法！在助师正法中所经受的一切都是我的荣幸，唯有感恩！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人，他说：“北京人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警察哪有背灭火器巡逻的？”

被非法关押到第三十天时，我心里想：自己这次绝对不可能出去了。但思想深处总有一念：哪有那么绝对的？当天有人还问我：“你能不能出去呀？”我还说：“我在这陪你们。”因为我转到这个监号才三天，刚劝退了几个人，还十多个没讲呢，他们有些人都要跟我唠呢！

晚上要睡觉了，狱警来了，喊我的名，叫我收拾东西。监号里的人都很意外，我也特别意外，但心里比较平静，还自言自语：“我没想走啊？”有个人很遗憾的说：“明天还想听你讲呢！”狱警说：“你炼功了？”我说：“我刚炼完。”狱警说：“你不炼就不让你出去了。”

其实我也很遗憾，我被调了三个监号，每次都很突然，都有还没给退的。这次又有十多个人没给退呢，我知道我一说他们就会退，是我没有抓紧，以为时间还很多。

这次案件上面督办的。主管案件的人是个善良人，有一次他与我说：“那天我看你好象炼功呢，我就没打扰你。”我想我们讲的真相他们听进去了，枪口真的抬高了。我为他们的选择而高兴，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背法、发正念、讲真相，加上海外同修的配合，在我看似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出现了！

四、背法带来的状态

回想这些年的修炼中，自己的悟性、正念、向内找这几方面与同修比差距还是挺大的，但背法却起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

二零零六年，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四十多天后，被转到劳教所严管队。在看守所期间我背了十多遍法，那时一直担心的就是到劳教所要面临强行“转化”，可是一进

间也很有吸引力。当我以丰富的阅历和经验、自信优雅的谈吐、良好的职业形像出现在招聘经理面前时，她对我非常欣赏，在我年龄超限及薪资要求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将我破格录取，我顺利进入了J公司。

下面我仅将自己在J公司的职业生涯即修炼历程的几个重点做一个回顾，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大法使我开智开慧，在专业技术及能力方面日臻完善

进入公司伊始，我就被安排在最紧急、最有压力的招聘岗位，解决公司缺人的燃眉之急。J公司基层员工薪资并不高，但对形像气质、素质能力的要求却颇高，所以招聘难度很大。面对压力和挑战，我不慌不忙，首先以非常专业的形像示人。在给应聘者介绍公司情况时，不夸张、不虚假，非常真诚的将公司的优势及劣势告知应聘者，让他们自己权衡利弊，做出选择。这种少有的亲和力，对应聘者产生了一种极强的吸引力。

多年的修炼基础，加之丰富的阅历，使我对人的敏感度和辨识能力比较高，能在很短时间内甄别出素质及人品相对优秀的应聘者。公司各部门经理一致反映，自我负责招聘后，入职员工的素质直线上升。例如，我招聘过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部门经理，在参加我的面试之前，他刚刚结束了另一家上市公司老总的面试。但我展现的良好职业形像、专业能力及自信和优雅，让他对J公司刮目相看，最终放弃了那家在规模、名气甚至薪资水平都占优势的上市公司，加入了我们公司。

招聘工作出奇的顺利，从领导到同事都承认不是我运气好偶然碰到了一群鱼，而是我综合能力的优秀才达成这样的成果。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或许他们都是冲着大法弟子而来的，希望能有了解真相和得救的机会。

培训是HR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模块，能迅速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与技能，打造出色的员工队伍。因此关注未来发展的公司都非常重视培训，J公司也一样。我加入J公司不久，公司就启动了内部培训师选拔赛。从未接触过培训的我，经过认真准备和反复演练，在选拔赛中一举夺魁，使大家对刚入职的我刮目相看。

随着不断参加专业培训和实际演练，我的培训技能不断提升。我开发了很多课件，对员工进行内部培训，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贯穿于课件中。在当今道德下滑的乱世，这种培训对公司的氛围和风气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二、在工作中遇到矛盾与障碍时及时向内找，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

我悟到，工作是我们谋生的手段和生活来源，对于大法弟子来说，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修炼道场。我每天一进办公室，就不得不面对一堆繁杂琐碎的事务，有时还会有很多烦恼和麻烦需要处理。但这些烦恼与麻烦的背后，都是针对我的人心而来的。如果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向内找，我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这条修炼路上。

由于我们人力资源部统管公司各个分公司的所有HR工作，所以需要与分公司的各位领导打交道。一次，公司要发放年底奖金，我询问一个分公司的S总：“按什么方案进行奖金分配？”他回答：“按去年的方案发放。”虽然我感觉今年的情况有些变化，按去年的方案似乎有些不妥，但这位S总平时架子比较大，又比较独断专横，所以我内心不情愿与他主动沟通，怕他说我多管闲事。我想既然领导发话了，就无条件执行吧。我直接按去年的方案进行分配，并将奖金发了下去。

有一次，监号里的人围着听我讲话（这样是违反规定的），监号中的对讲器响了：“某某监号，你们都坐好了！”说话很客气。我想狱警知道是法轮功学员在讲，要是其他人早开骂了。

出现这些情况，我想也是师父所讲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

我给号里人背：“为情者自寻烦恼”（《洪吟》〈做人〉）。有个人说：“说的太好了。”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师父说的。”

背《洪吟》〈无存〉时，有个人让我给他写在手上，他随时背。有些人学我发正念的手势，他们感觉很好看。

开号务会时，我就说些法中的理，启发他们的善念。他们好多人说法轮功说的与众不同，说的好，说的太对了。

在监号里，我用方便面的袋子装脏物，上卫生间时再倒到垃圾桶里。一次号长看见了，问旁边的人：“他在那倒啥呢？”旁边人就给号长解释，说法轮功讲究，爱护环境。这一小小的举动触动了监号里的人心，号长为此给了我五袋方便面表示赞许。

实际修炼人在人中的每一件小事、甚至每一念，都是一个音符，我们都应该用慈悲善心来演奏好，每一音符都在散发着正的能量，会救度更多的众生。

在这里我也看到一点：人哪，对传统的东西，对于做人的道理，都是渴望的，神性还存在着。只是在邪党的党文化洗脑下完全迷失了，不知道了。

我在里边讲的东西，对监号的人也潜移默化的起着作用。一次听监号的人唠嗑，说国民党那时只是从身体上折磨你，共产党不光是身体上折磨你，还在精神上折磨你，用魔法折磨你。一个领导干部被纪检人员折磨的不得不承认受贿，因为不承认就是对抗组织，不承认就抓他的家人。他深有体会的说：“共产党就是魔鬼。”号里有个北京呆过的

能看到“中国共产党亡”这六个字，上亿年前形成的，这是天意；十个纳粹集中营的护士在清算时被送上了绞刑架。虽然是简单两句问话，我知道海外学员的电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一次提审时，我跟他们讲：“我现在还没看到你们枪口抬高一厘米。让你们抬高一厘米并不只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你们，你们办案是终身负责制。”

关押三十天后，检察院提审我，我告诉他们：“本不想回答你们的问题，但为了表示尊重，就回答你们的问题。因为初次见面总不能什么也不说，但我不会给你们签任何字，因为我没违法。”问话交谈之后他们让我签字，我拒签，他们与我商量说：“你可以写法轮大法是正法，再签字也行。”我还是不签。他们没办法，电话请示后，无奈的走了。但从问话中我知道，他们对我的事非常了解，案件涉及的细节都了解，应是与公安局主管办案人谈过。

有时我与警察讲：“我不会配合你们，因为我没有违法。法轮功全世界都在炼，在中国也只是共产党在迫害，香港、澳门都有人炼，台湾有很多人在炼，那你说是全世界都出了问题呢？还是共产党有问题？！”

三、在看守所的经历

在看守所，我每天背三讲法，方便时就小声背，看电视新闻时间，我打坐一小时，随时立掌发正念。

我一开始还不敢公开炼功，但看守所狱警特意来对监号里的人说：“他炼功你们不能学。”还问我：“你都什么时间炼功？”我一看这不是叫我炼吗？我就开始堂堂正正的炼功了。

监号有个人让我念监规，我还没说话呢，号长就说：“你让他念他能念吗？共产党的东西法轮功能念吗？”

没想到，奖金发放后S总给我打电话，对我大发雷霆，说这次奖金分配的如何不合理，员工都找他了。我说：“我是按着你的吩咐发的啊。”他大叫：“你觉的合适吗？！”我语塞，不敢明着怼他，但心里一万个不服：你自己的错误你自己不承担责任，却让我来背锅？！在被责难的当时，我委屈、愤懑，眼泪止不住落了下来。放下电话后，我知道是自己错了。

可是我错在哪里呢？为什么会有如此糟糕的结果出现？中午，同事们都去食堂就餐了，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静静的思索。忽然我想明白了，这一切的发生，全都在于一个“私”字。我在奖金发放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做到为他着想，为公司、为员工着想，只想着自己可以规避责任，可以简单省事，这是多么的自私和肮脏啊！其实我有多种做法可以避免这次失误的发生，S总批评我，难道不对吗？我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呢？

想到这里，我立刻神清气爽，所有的委屈和气恨一扫而空，只剩下深深的歉意和懊悔。下午，我立即给S总发了信息，诚恳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要求领导扣除我的绩效。他完全没有料到我会这样的转变，将信将疑。等我们再见面时，我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笑容让他确认我不是在逢场作戏。从此以后，以前对我不冷不热的S总，每次见到我都热情的打招呼，我也积极回应。同事之间的关系因为一次冲突却变的更加和谐，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思路只有大法弟子才会有。

在与公司员工相处的过程中，也会有各种各样触及心灵的事情出现。一次，我在招聘邮箱中突然发现一封匿名邮件。打开一看，全是对我的谩骂与诋毁。仔细分析了一下，我猜出应该是一位前台的离职员工发来的，一定是她对我有些误会，虽然是误会，但也有我工作失误的成份存在。

事情出现了就不是偶然的，我仔细查找了自己近期的心态，确实发现很多问题。听到那么多员工的称赞和领导的表扬，我已经有点飘飘然了，爱听好话、显示自己、喜欢被恭维的心都起来了，带着这么多不好的心工作，能不出问题吗？

我冷静下来，从新调整心态，要以更加纯净的内心做人、做事。我给她写了一封信，真诚的对她说：“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反省自己，我真的很感谢你，要不是看到这封信，我还不知道自己有些地方已经很不象样了。想到这件事情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真的非常内疚，在这里也郑重向你道歉。我希望你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职场上一帆风顺，永远祝福你！”我想收到信的她一定会平复内心的怨恨，并给她带来丝丝的暖意，而不是陷在仇恨中伤害自己。

二零一八年底，公司要在另一个行政区筹建一个新店，所以要招聘组建一支新的团队。一向在招聘方面所向披靡的我，初期进展却很不顺利。表面原因是那个行政区域的人对我们公司比较陌生，加上年底是招聘最淡季，大家都希望在年底拿到绩效奖金而拒绝流动。但是新店的开业箭在弦上，不允许有任何理由或者借口。为此，公司总经理在中高层例会上，严厉的批评了我们部门没有达成工作成果，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一下子惊醒了，因为前期工作的顺利，使自己变的傲慢、浮躁，有时还糊弄事儿。这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吗？能不出问题吗？我赶紧沉下心来，认真对待每个招聘环节，面带微笑的穿梭于办公室与洽谈室之间。很快奇迹发生了，招聘进度突然突飞猛进，那些优质的应聘者仿佛约好了一样先后来到公司。最后赶在公司开业之前，我们提前将所有岗位人员全部招聘到位，再一次见证了大法弟子向内找，

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只是说法轮功好，就要把我抓起来定罪，那新闻媒体天天成千上万的信息宣传法轮功不好是什么罪？而且我说的是事实，它们说的是谎言是造谣，那他们得定多大罪呢？我还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自编自演的，王进东烧成那样了，而腿上装汽油的塑料瓶却完好无损，这个自焚谎言对人的危害最大，欺骗了很多，让人仇视大法。”

这些他们都写在案卷里了。

一次和他们办案来的五个人一起吃饭时，我谈到中共的腐败，他们都很认同。我说：“共产党把海参崴、库页岛、外兴安岭、江东六十四屯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出卖给俄罗斯。那是历史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全世界都知道。不平等条约全世界也都不承认，可中共却承认了。还将唐努乌梁海划给了俄罗斯，面积相当于河南省。和平时期割让领土就是卖国行为。”他们中的一人说：“你说的这个我知道。”

一次提审，有个新面孔，说是顺便跟来的。他是个年轻人，刚从部队转业，谈话中很自信，他说如果国家有战争，他会报名参军。我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我说中国人都是爱国的。我问他：“你当过兵，那‘六四’时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抗命你知道吧？”他说知道。我说：“他是有良知的人，不对学生开枪，宁被杀头也不做历史罪人。如果让你对学生开枪，你会吗？”他沉默了。我看到他身体在抖，手也在抖。

一次提审，他们问其他同修的信息，我严肃的说：“我不会告诉你们，我被迫害的这些苦难经历，我还会让别人再经历吗？而且我们是好人，没有违法。”之后他们就没有再问。

一次提审，他们说海外学员给他们打电话了，一人问我：“藏字石的事是真的吗？”还有一个人问我：“十个护士上绞刑架是什么意思？”我就给他们解释，藏字石到网上一查就

恐惧和难受只是一种形容，真实的状态不好描述。我以为这种状态会很快过去，没想到这种状态一下持续了几年，只是逐步逐步在减弱。持续一年多时，那个东西已经很弱了，但感觉还挺可怕，有时会突然上来，会一下象六神无主了、心慌的一种状态。但这些表现外人却看不出来，只是自己知道。这个过程，我主要靠抄法、默写法走过来的。因为难受时看不进去法，也读不进去法，但默写可以。（抄写、默写是用铅笔）

每次回想这个过程，都让我感受到业力的可怕，生命的卑微：再了不起的人，等业力上来时，一下就完，瞬间就垮。所以不敢自以为是，不敢造业。业力能使人发疯，能使人出现各种可怕的状态。这一切只有在法的承载中才能够走过来！

我悟到：这个漫长的消业过程，就是消除自我、消除那个自以为是的的过程。生命要谦卑、要敬畏，只有大法才是第一位的。

古人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总是往低处流，所以才能使万物受益，只要高一点低处就不能受益，低处不能受益高处也将受损，因为不能循环圆容。修炼的人要不能谦卑处事，自以为是，高人一等，同样不会使周围人受益，最终害人害己。病业中的那个恐惧感就是源于自以为是。新宇宙的特性是为他的，没有自我，更没有自以为是。

二、被迫害中讲真相

今年我再次被警察绑架，这次绑架是跨省绑架。我告诉那些警察大法是正的，大法弟子是好人，给他们讲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

我给他们讲真相：“法轮功祛病健身，提高人的境界，

从而柳暗花明的神奇。当然，公司领导在年终总结大会上高调表扬了我们。至今这个团队还在稳定运作，员工的整体素质一直被领导称赞。

三、与员工相处中展现修炼者的慈悲

员工关系作为HR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模块，能够彰显企业文化的特殊性。对于我来说，也是最能发挥自己特长的模块。由于我在日常工作中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平和与善良，使员工们都非常信任我，无论是在工作中或是家庭中遇到的困惑和障碍，都愿意私下里找我诉说。无论看起来多么复杂和尖锐的矛盾，有时我轻轻几句话就让她们茅塞顿开：问题原来这么简单呀！都感叹以前没有听过也没有用过这种思路。我会告诉她们：“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开智开慧了，这是我们修炼人的解题思路。”她们都非常佩服，对大法完全改变了态度。

部门新来了一位员工Q，性格开朗，沟通顺畅。没几天，她就向我述说了她的家庭矛盾：老公偏激狭隘、女儿乖张任性、公婆不近人情、大姑姐怪癖自恋等等。种种的不如意让她整天怨天尤人，犹如生活在地狱之中。听完她的抱怨和发泄后，我慢悠悠的说：“我看他们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你。”她睁大了眼睛，一脸的不解。我详细给她讲解了以传统文化为原则的处事方式，如何做好妻子、母亲、儿媳应该尽的义务；教给她更多的从自身找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变被动为主动，如果自己具有掌控力，会让周围的人和事向良性方面发展。

经过几次长时间的交谈，她逐渐开窍了，不再抱怨，每天试着先改变自己。渐渐她的家庭氛围改变了，周围关系和谐了，她自己也变成了家庭的宠儿，丈夫爱护、女儿和顺、公婆喜欢。她丈夫戏说要请我吃饭，说是我让他冥

顽不化的妻子换了一个人。我给她的真相U盘她非常珍惜，说一定会让全家人都看看。

前些日子，招商部的一位员工提出了离职申请，这是她第二次离开公司。本来她是一位大家公认的能力比较优秀的员工，第一次离职是她找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后来公司招商部扩编，我与领导协商，感觉她比较合适，她也有回流的意愿，于是又将她招了回来。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她的性格特质与岗位要求似乎不太匹配，难以完成招商指标，领导也很失望。在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与矛盾中，她再次提出离职。

离职的最后一个流程，是人资部经理与她做离职沟通。当她带着冷漠与无奈的神情在我面前坐定，我温和的说：“芳，其实我对你充满了歉意，如果不是我第二次招你回公司，是不是就没有这些不愉快了？”她怔住了，从不轻易流露情感的她，当时就泪眼模糊，连连说道：“C经理，我没想到你能这样说，你感动了我。”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跟她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谈到了她今后的职业生涯规划，探讨了对子女的教育等等。

当然，讲清真相我绝不会放过。最后，她拿着我给她的的大法真相护身符，脚步轻盈的离开了公司。我深信，她第二次入职就是来听真相的；我也相信，这次她带走的将不再是伤痛与失意。

四、老板认可大法，善待大法弟子

在入职J公司后，公司老板一直对我比较欣赏和认可，因此我的职位不断晋升，在薪资上也多有体现。但我一直有个愿望：给他讲真相，明确他对大法的态度。

那天上午，我跟董事长直接约了时间，在下班前一个小时他才叫我进去。我开门见山的告诉他：“我是因修

在背法中升华心性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从一九九六年开始背法，之后背法一直贯穿整个修炼过程。一九九六年单位比较清闲，我想考研，也到附近的学校上自习。后来一想：有考研的时间，我把法背下来不更好吗？把最珍贵的法装在思想里多好！所以我就开始起早贪黑的背法。背法就是坚持反复背，一遍接一遍背，反复背法无数遍，到二零零一年，我基本上能把法背下来了。现在学法一般都是背着学。到目前《转法轮》抄写了三十遍。《洪吟》、《洪吟二》、《洪吟三》、《洪吟四》、《洪吟五》，抄（默）写了二十四遍，《洪吟六》也在反复背诵中。

整个修炼中，背法帮我做好三件事、走出各种魔难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在病业中悟到

二零一九年九月份，我经历了一次病业。一天凌晨起来，我有一种恐惧感，刚到卫生间，突然鼻口喷出象泥土颜色一样的水，我知道这不是常人的表现，因为没吐任何食物。但恐惧感在逐步加重，全身冒虚汗无力，呼吸困难，这一切都来源于胃。我坐立都不行，只能半倚在床上才能呼吸，稍一动就上不来气。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呼吸都困难，走几步路都挺困难，会冒汗，同时有恐惧感，感觉说不定啥时就不行了，真是生死大关。每天早起来，都感受那个恐惧和难受还在，说

皮传单都不违法。现在把法轮功按照刑事案件判刑，都是依照两高的所谓司法解释。按照《立法法》第八条第四款：犯罪和刑罚、第五款：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都只能制定法律。简单的说就是刑事案件必须按照法律，不能按照什么司法解释，迫害法轮功的都是打着法律的旗号破坏法律实施。”他说：“你把法律搞的这么清楚。这些事让你们辖区的A所长给你解释吧。今天就到这吧。”我又问：“谁举报我了？”他说没人举报，我说：“上午为什么找我？”他说是工作需要。就这样他走开了。

我感觉大法弟子的正念确实是有威力的。以前他们每一次打电话让我去，或者每一次敲门，我都很怕，心里颤抖，每次都感觉就是要过生死关了。现在怕的成分小多了，有时他们长时间看不到我，就来敲门，说看我一下就行，其实就是要拍照向上面交差。我说我绝不配合你们做违法的事，就不开门，并隔着门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完不成任务就不走，我就打110报警，一点也不怕了。

现在邪恶的因素少了，环境变了，我感觉正念能主导这一切了，那些虚张声势的邪恶劲头，大法弟子几句正念坚定的话就把它破除了，这一个个的骚扰迫害，也是一次次的使我走出人、超越人、走向神，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师父的将计就计，利用这些机会来成就大法弟子。师父的苦心安排、师父的圣恩，弟子只悟到和感受到了一点。

炼法轮大法被原单位开除的。现在不知道您对大法是什么态度，如果感觉我给公司带来不安定因素，我愿意主动辞职。”董事长笑了，说：“我早就知道你修炼法轮功（因为我第一天面试时就给经理讲了真相）。信仰是个人的隐私，工作是工作，这个不影响。”而且他还告诉我，他曾在香港买了违禁书籍，被警察一路追踪，多次到派出所做笔录，最后找人疏通才不了了之，他对体制内的腐败和糜烂深恶痛绝。他把我给他的真相资料收了起来，说回去好好看看。谈话一直进行到午后一点钟，他才离开公司回去吃午饭。

二零二零年，我在与老板的沟通中，偶然得知他想让孩子学习一项特长。正好我女儿是学此专业的，当时正在国内知名高等艺术学府深造。我让女儿在假期帮忙给老板的孩子做了测试，并上了几节启蒙课。老板第一次见到了我女儿，他无法想象在当今的乱世，一个单亲妈妈怎么能带出这么优秀的孩子，那种异于普通艺术生的清纯气质和良好的修养让他啧啧称赞。他对我说：“不用说法轮功怎么样，就看看你培养的女儿，就知道你这条路走的是正的，法轮功是正的。”

尤其感人的是，在我离开公司前跟他做最后告别时，老板非常诚恳的说：“以后要保持长期联系，孩子如果从国外回来探亲（当时我女儿已经出国深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两家一起吃个饭，为的是让下一代建立联系和友谊，以后我们这一代人哪怕不在人世了，他们的友谊还可以继续。”他说我是公司唯一让他打算长期保持联系、并愿意让下一代都能继续交往的员工。

老板一直是高冷范儿，很少与公司员工联络，而他不但信任大法弟子，还希望这信任可以延伸到下一代，这是世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真正认可。

后记

在办理完毕退休手续后，我偶然与我最初入职的事业单位的同事联系上了，他告诉我，以前工资级别比我低的一位前同事今年要退休了，退休工资加上各种补贴可以拿到一万多元。而我现在的退休工资只是她一万多元的那个“多元”，也就是她的零头（在私企工作，在职时可以凭能力拿到很高的薪资，但退休后因为缴纳社保的基数低，只能拿到基础薪资）。

放下电话后，我内心波澜不惊，嘴角却渐渐上扬：二十多年的风雨沧桑，我吃了很多苦，但我心甘情愿、毫不在意。我所得的一切，岂能用金钱来衡量？这是生命中的无价之宝，人生在世的唯一目的地。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但我的修炼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唯有精进不怠，才能对的起这万古机缘！

功学员迫害的很厉害，得去给他讲讲法律。我心里有点怕，连家里的钥匙都没敢带，但一想我完全是为他们好，没有一点私心，是符合大法的，不会有问题的，下午我带上相关的材料就去了。

到那儿后，我给上午那个警察打电话，他让我在大厅等着。过一会B所长喊我进去，这时我所在辖区的A所长给他打电话，可能是叫他给我拍照。说明B所长已经告诉A所长我去找他了。我把上次给A所长讲的关于法轮功的情况都讲了一遍，又给他看了十四个邪教及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的《50号令》。他说：“全能神也不在十四个邪教里啊。”我说全能神以前叫灵灵教，是在那里面的，以后改叫全能神的。他又说网上还有多少、多少个邪教的说法。我说那都是反邪教协会搞的，反邪教协会是民间组织，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而十四个邪教是公安部的通告，是有编号的，是红头文件，《50号令》也是红头文件。

我又把前任“六一零”头目傅振华、副头目孙力军被判死缓、副头目彭波被判十几年、本省的“六一零”头目被判十几年的事也说了一下，把李东生拍“天安门自焚”伪案后得到提拔，后又被判十五年的事说了一下。我说：“江泽民血债帮迫害法轮功，罪恶深重，下不来台了，他们势力太大，胁迫后任者接着迫害。各个省以前的‘六一零’头目陆续都进监狱了，继任者也在排队进入。”

他疑惑的问我，当时一九九九年的迫害是怎么搞起来的。我说：“就是利用广播、电视、报纸铺天盖地的狂轰滥炸，污蔑、谩骂法轮功，国人都被吓住、欺骗了，不敢也不愿了解法轮功了。其实从来都没有法律和政策说不让炼法轮功。”

B所长说不允许到外面宣传法轮功。我说：“宣传也不违反法律，有一个退休的老检察长说法轮功就是拉一火车

今年六月份，A所长打电话让我去派出所聊聊，我到那里不见A所长，却来了个相邻派出所的警察要给我做笔录，问我知不知道他们找我干什么、我炼不炼法轮功、周围有没有人炼等等。我说：“不知道你们找我干什么。我炼不炼法轮功是个人隐私，拒绝回答。周围可能有人炼，也可能没人炼。”

我又想到这样配合他回答是不符合大法的，我要陷入被动了，就严厉的说：“你这样问我有什么法律依据？我不回答，也不会签字。”他说要到我家看看，我又厉声斥责他违法，说：“你们把社会治安搞成这样，现在不是至亲都不让进家门的。你作为执法人员，法律没授权的你都不能干。我作为公民，法律不禁止的我都可以做。《公务员法》第六十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你们不是说很忙吗？你们警力没用到正道上，用歪了，把好人都逼成坏人你们就更忙了。前年让举报政法系统违法行为，第一条就是‘徇私枉法罪’，你们对法轮功的迫害都是犯了徇私枉法罪。”他就说不去我家了，又亲热的喊我大姐，劝我别炼法轮功了。我说：“好弟弟，法轮功的事你不要管，不久要清算的。”他客气的要开车送我回家，我拒绝了。

刚到家，这警察又打电话问我：“大姐，你是不是在某路对快递员宣传法轮功了？”我说：“没影儿的事，你们认错人了。”他又问：“那你对法轮功是什么看法？”我说：“法律只管人的行为，不管人的思想。”他就说：“好吧。”

中午，我对上午发生的事感到莫名其妙，又有些担心是不是被举报了。我想既然骚扰了我，我就要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多讲些真相，我又给那警察打电话告诉他相关法律，他说：“你找我们B所长吧，他知道法律，他是管这个的。”我一听，觉的机会来了，那个派出所对辖区内的法轮

正念破除监控与骚扰

文：安徽大法弟子

【明慧网】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了，可是中共邪党仍象以前管制“黑五类”一样，用黑名单监控着大法弟子。以前对于“黑五类”是公开管制，而对大法弟子，是由社区和派出所暗中偷偷摸摸的监控，在监控视频中监控大法弟子的行踪；对带手机的大法弟子监控其手机路线图；对出门不带手机的大法弟子，就每隔几天打手机来确定是否在本本地；如果出门戴帽子、也不带手机，平时也不接陌生电话，邪恶就要上门来拍照拿去交差。在单位上班的，由单位提供大法弟子的出勤情况，八、九十岁不出门的，在所谓敏感日之前，邪恶也要上门骚扰。

今年年初，我原来所在的社区把监控我的责任转到另一社区，他们通知我去和新社区认识一下。原社区的工作人员已明真相并三退，对我很友好，他介绍了那社区的主任、书记，还有一个是派出所的A所长，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我一听有新人需要讲真相就去了。我很客气又不失威严的向他们问好。后来一直都是A所长和我对话。

A所长问：“你退休在家干嘛呢？”

我说：“我在家学习法律，我要确保自己不违法，也要监督别人不要违法。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又没有相关政策，连个红头文件都没有，你们叫我来，是对我个人人身权利的侵犯；你们到我家敲门，就是对我家庭其他成员人身权利的侵犯。我今天来，是体谅到你们的难处，是为你们来的。”

A所长说：“炼法轮功也有得病的，也有死亡的啊。”

我说：“是有，就象人们都相信医院，可在医院治病的病人还有又得病的，也有死亡的，这不能说医院骗人吧？”

还有就象一个学校的学生，有考上大学的，也有考不上的，不能因为有考不上的，就说学校骗人吧？炼法轮功要求按照真、善、忍做人，法轮功的书里写的很清楚，光练练动作不能算是炼法轮功的人，有些人不能按照真、善、忍做，他得病了、死亡了，能赖在法轮功头上吗？”

A所长本来认为他的问题会难倒我，没想到我对答如流。他态度缓和了下来，说：“嗯，得符合他的要求才能祛病，要按照真善美做。”

我说：“是真、善、忍，忍让的忍。”

他说：“和传统文化是一致的。”

我说：“是的，但是和无神论是不相容的。”

我又把法轮功当初传出时的盛况和为什么遭迫害的原因、当时高层领导对迫害法轮功的态度等基本真相都讲了一遍，也讲了我自己炼法轮功之前的各种病的情况，被迫害的情况，也讲了我的亲属被严重迫害的情况。

我说：“我们到省社科院找到法学研究所的法律研究人员，询问了有关法轮功方面的法律，他们说在法轮功这方面法律上是空白，找不到相关的法律。就是说没有任何法律禁止炼法轮功，那你们迫害法轮功就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他低声说这是他的工作。

我又说：“我炼法轮功近三十年了，再没得病，我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不傻，不会上当受骗，我们也没有非要和谁对着干，为什么非要我们不炼？现在骗子多、暴力多、社会提倡诚信，按照真、善、忍做不就好了吗？天安门自焚是拍电影演的、栽赃法轮功的，所以我们不服气。江泽民死了，把骨灰撒了，它那么喜欢呈脸，却不敢进八宝山，它知道自己迫害法轮功罪恶深重，将来别人会掘它坟、撒它灰。江泽民的悼词上只字不提它发起迫害法轮功的‘丰功伟绩’，成功的甩锅了。现在它把你们当作迫害的工具，强迫你们做违

法的事，却不制定法律保护你们，你们也得为自己着想。你们卖力的搜集所谓的证据搞迫害，搜集的证据越多，你们的上一级和法院、检察院就越被动，这没有法律依据的事谁想那么积极干，你们完全可以变通的处理。”他点一下头，并说：“你不转化，我还得按照没转化上报。”

社区主任看我说话占了上风，就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社区的人原以为我来的这么爽快，可能是准备“转化”的，就把派出所所长请来了。那时候他们正在搞“清零行动”。在场还有给我拍照的，我制止他，但还是拍了。那个社区书记留了我的电话，说有事会给我打电话。

那个原社区人员送我到大门外，向我道歉说没想到他们把A所长请来了，我说：“你不用在意，我正想找A所长呢，他新上任，我去了派出所三次都没找到，今天来的正好。”

回家后，我担心他们会拿给我拍的照片做文章，就给社区书记打电话：“不要把照片放在橱窗或网站上让别人拍去，对你将来不好，因为这事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希望你永远平安。”他说不会的，只用于汇报工作。不久，社区调来一个副主任，那个书记趁机就把管法轮功的事推给了这个副主任。

副主任打电话让我去认识一下，我立即就去了。我对他说：“新官一上任喜欢冒进一下，对待法轮功的事可千万不能冒进，这个至今没有法律依据。很多人把坏事干了，知道没有法律依据后就换岗位不干了，把烂摊子甩给你们，将来清算可就麻烦了。你看江泽民死了，连骨灰都不敢留，把骨灰撒了，怕以后别人掘它坟、撒它灰，迫害法轮功就是它发起的，它知道自己罪恶深重。那些了解情况的人都不愿干这个工作。”他本来想对我说教说教，听我这么一说，就说他自己原来不在这个行业，不了解情况，然后很客气的问我中午要不要烧饭，我就顺势告辞了。